

中外名人小传·第9辑

鲁迅小传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美国三藩



中外名人小传·第9辑

鲁迅小传

芒果 编著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粤新登字 08 号

责任编辑 邱江生

封面设计 章 雯

中外名人小传·第9辑

鲁迅小传

芒果 编著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编: 510600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三二工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1/32 70 印张 1100 千字

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*

ISBN7—80521—851—X/K·121

定价: 80 元 (全 20 册)

目 录

一、由小康到贫困	(1)
二、学医与从文	(11)
三、南方岁月	(24)
四、呐喊	(33)
五、窃天火以煮自己	(44)
六、彷徨中战斗	(54)
七、战友与爱情	(65)
八、予在广州	(75)
九、面对白色恐怖	(84)
十、民族魂	(94)

一、由小康到贫困

公元 1881 年 9 月 25 日，在浙江省绍兴城内东昌坊口的新台门周家，诞生了一个男婴。他最初取名樟寿，字豫山。后来因为觉得“豫山”两字和“雨伞”读音相近，就改为豫才。1898 年在南京求学时改名为树人。1918 年，周树人在北京的《新青年》杂志上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，署了个笔名叫鲁迅。从此，鲁迅的名字就逐渐为中国人民所知晓。

鲁迅的祖先，原来有过设肆营商、广置良田的鼎盛时期，太平军攻占绍兴后，这个封建的大家族受到有力的冲击，周家各房损失很大，多数由此衰落下去，鲁迅家里也只剩下四、五十亩水田，维持着不愁生计的小康局面。

鲁迅的父亲叫周伯宜，是个秀才，屡应乡试，但始终没有考上举人，在仕途上终生郁郁不得意。对于孩子，对他们进行的是一套封建教育，但从不打骂。心情不好，经常喝酒；有时也发脾气，孩子们不太喜欢接近他。他曾对鲁迅的母亲说，他有几个孩子，将来准备送一个到西洋去，再送一个到东洋去，学习本领，好为国家出力。当时人们只知科举

应试，他有这种思想，可以说是十分难得的。

母亲鲁瑞，娘家在绍兴乡下的安桥头。她的父亲是举人鲁希圣，没有上过学，靠自学到能够看书读报的学力。自从1880年嫁到周家后，共生育了子女五人：鲁迅排行老大，依次为周作人、端姑（未满周岁而殇）、周建人、椿寿（六岁时病亡）。她有主见，待人宽厚，能接受新事物、新思想。自己家境并不富裕，但有穷苦本家来借贷时，总肯予以周济，因此受到人们的称许。

真正和鲁迅朝夕朝处的是保姆长妈妈。她是一个勤劳、朴实、善良的农村妇女，年轻时便守了寡。她有许多迷信思想，但肚子里又装满了各种各样的故事。经常给鲁迅讲的，是太平军的故事，讲得多了，鲁迅便对当时对太平军的正统看法，产生了怀疑。最使人难忘的，当时鲁迅从叔祖周玉田老人那里听说，有一部叫《山海经》的书，上面有许多稀奇而好看的图画。鲁迅很希望得到它。虽然长妈妈不识字，但鲁迅还是给她说了。大约过了十多天或者一个月之后，她探亲回来之后，一见面，就将一包书递给他，高兴地说：“哥儿，有画儿的‘三哼经’，我给你买来了！”鲁迅高兴极了，这不仅仅是一部书，它更是一颗劳动人民赤诚炽热的心。这件事一直深深的印在鲁迅的头脑里，到晚年也没有忘

记。

鲁迅的童年时代，兴趣很广泛。在他家后面，有个百草园，虽然是个不起眼的遍生杂草的破旧园子，但却成了鲁迅的乐园。不必说碧绿的菜畦，高大的皂荚树，紫红的桑椹；也不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，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，轻捷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。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，就有无限趣味。油蛉在这里低唱，蟋蟀在这里弹琴。……这多么叫孩子们神往啊！冬天的百草园比较乏味，可是一下雪，就完全两样了。在周家帮工的农民章福庆，教给鲁迅在雪地里捕鸟的方法。有时还把儿子运水带来，帮着做些零活。运水只比鲁迅大两岁，他们在一起玩耍，互相称兄道弟，成了好朋友。运水给他讲了许多乡下的事，在鲁迅面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天地，令鲁迅非常的神往。

儿童的天性是玩乐，然而，在大人们看来，读书上进才是要走的正道。于是，鲁迅开始上学了。上学，叫做给野惯了的小孩子穿牛鼻子，穿了牛鼻子，就让人牵着，自由的天地一下子便失去了许许多多。七岁时，进入私塾，从周玉田先生诵读《鉴略》。一般的孩子是从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千家诗》开始发蒙的。在这一点上，鲁迅的祖父比较开通，没有恪守成规。他认为孩子上学，应该先

有一些历史知识作基础。但对于老师的讲书，七岁的孩子一个字也懂。后来鲁迅又被送到周子京的私塾求学，他有点神经失常，曾把“蟋蟀”解释成“虱子”，貽笑于大方之家，鲁迅因而退塾。这两个私塾都在周家合族而居的新台门里。

一来而去，鲁迅在私塾里已经度过了六年时光。十二岁时，他离开私塾，到全城著名的三味书屋读书，读的是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一类。老师是极方正、质朴、博学的寿镜吾先生，他比较有爱国思想，深恶帝国主义，从来不用外国货，更不穿洋东西，常说外国人骗钱。他对鲁迅很好。他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，但教育方法无外乎还是老一套。每天的功课，无非是背书、听书、习字、对课，此外就不再学什么了。谁要是带有图画的本子，就要被老师禁止训斥。儿童们自有对付他的办法，当老师读书入神的时候，他们便趁机溜到后园去，爬花坛折梅花，寻蝉蜕。鲁迅那时候喜欢画画，他把荆川纸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一个的描下来，孔孟的书没有学成，画的成绩却不少，最成片断的是《荡寇志》和《西游记》的绣像。

对课，就是老师用虚实平仄的字相对，教学生练习做诗的一种方法。有一次，有个调皮的同学，趁老师外出，到老师课桌上偷看了对课的题目。为了

取得好成绩，他暗自问鲁迅：“‘独角兽’僚格对比较好？”鲁迅随口答了一句“四眼狗”。那个同学不加思索，对课时，老师说“独角兽”，他马上接着对“四眼狗”。这一下把老师气坏了。那时人们把戴眼镜的人叫做“四眼狗”，而寿老先生也是戴眼镜的。

私塾的教育尽管很死板，但也不能窒息鲁迅求知的欲望，他的阅览范围早已超出了《四书》《五经》，他当时还读了《释草小记》、《释虫小记》、《南方草木状》、《广群芳谱》等有关自然方面的书。而且对于民间的艺术，如戏剧、绘画、传说，鲁迅也非常爱好，他喜欢购买画册，描摹和观赏美术作品。此外，鲁迅还读过许多野史、杂记，关心故乡的先贤遗迹和著作。

幼年时期，鲁迅常和母亲住到外婆家里。外婆家先住在安桥头，后来搬到皇甫庄。后来又搬到小皋，埠，这三个地方都是水乡。鲁迅因为在那里居住过，非常的熟悉那里的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。他和农民的孩子打成一片，和他们一起去划船、钓鱼，去欣赏水乡夜景，或者坐在船头看社戏，有时又登上岸去玩耍，摘罗汉豆，他与小伙伴们亲密无间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，后来他的文章中有许多对这段生活的怀恋。

1893年2月，曾祖母病逝。祖父周介孚从北京

回家奔丧。这年秋天，正值浙江举行乡试，主考殷如璋同周介孚相识。亲友当中，有人建议，由几个家里有钱的秀才，凑成一万两银子写成钱庄的期票，由周介孚送给主考，买通关节，以谋中举。周介孚便到苏州等候主考到来，见过一面，便派仆人陶阿顺前去送信。那时恰巧副主考正在主考船上谈天，主考把信放在桌子，心里已明白是什么意思，但不好立即拆信。陶阿顺等得急了，便在外面大喊大叫，说收了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。主考只好把信拆开，事情败露了，交苏州府查处。信中所列考生，除鲁迅的父亲外，尚有亲友马、顾、陈、孙、章五姓子弟，其中周伯宜、马家坛两人，因查实姓名，便被取消考试资格。案发之后，周介孚遭到通缉，起初他逃走了，后来又不得不到杭州“投案”。科场舞弊，在清朝的法律上是十分严重的，往往要处以死刑，有时甚至连累杀戮很多人。这个突发事件，对鲁迅家是个沉重的打击，为了保全性命，不得不变卖田产，各处疏通。周介孚一案才得以从轻处理，被判为“斩监候”，一直监禁在杭州府狱内，等候秋后处决。祖父被通缉期间，全家惊恐万状，深怕受到株连，男性子孙便逃出家门避难，鲁迅兄弟逃到皇甫庄、小皋埠去了。家道变故，一下子就显出了世态炎凉，兄弟被人们看作乞食者，遭到白眼、冷遇。同族的长

辈也看不起他们，趁机加以欺凌。而农村的伙伴们则对他们一如既往，热情加以接待。两相比较，鲁迅感慨尤深。祖父投案后，他们兄弟又回到家中，前后不到一年的光景。父亲因与科场案有牵连，不仅被取消了考试资格，而且连秀才的身份也被革掉了。经受如此打击，父亲心情郁闷，整天喝酒、发脾气，并在1894年冬突然大吐血，经医生诊治，开头略见起色，不久却又加重。这几年之中，祖父在杭州坐监，不时要用钱去疏通，父亲治病，也需要许多金钱。没有办法，只好靠典当家产和衣物来维持。家中的男主人祖父、父亲都成了这个样子，作为长孙长子，家庭的重担自然就落在鲁迅的肩上。每天，他把衣物拿到当铺，在侮辱里接过钱，又去药店为父亲治病买药。请的医生是名医，开的药方也很特别：甘蔗要经霜三年，蟋蟀也要原配……这又让鲁迅忙个不休。钱用了不少，父亲的病却愈见严重，等到钱用完了，父亲也就于1896年去世了。

鲁迅已经十七岁了。走在了人生的交叉路口。当时，摆在读书人面前的正道是，熟读四书五经，再动手做八股文，经过秀才考试，再去应举人考试，然后再是进士考试。这条路上，无数的人去考过，有的考到鬓发斑白，却连一个秀才也没有捞到。鲁迅虽然不怀疑自己应考的能力，但却不愿意坐等考试，

而且家中情景如此，也不容许他坐等下去。只好改就他业。当时绍兴破落了的读书人家的子弟，常走的就是去学做生意或去当师爷。这两样鲁迅都不愿意。鲁迅没有路可走，便想到去进学堂。但这些学校膳杂费要自备，没有钱是进不去的。只有军事方面的，投考的人很少，所以特别优等；不但不收学费、膳费，每月还给津贴。鲁迅有位本家叔祖周椒生，是个举人，这时恰好在南京水师学堂当轮机科的舍监。这对鲁迅来说，真是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，是困顿中浮现出的一线希望。他之所以要进这所学校读书，并不是志愿去当海陆军人，实在是因为免费而可以读书。

要走这一步，完全得靠自己拿定主意。祖父正在狱中，还没有忘情于科举，一心希望他能科场得意。母亲知道读书应试才是正路，现在儿子不走正路，还要远离自己，也免不了心酸。鲁迅认准这件事，也就顾不了这些。当联系就绪时，他写信给祖父：“欲往金陵，已说妥。”不是商量，而是通禀。母亲没有办法，只得变卖首饰，筹集了八元路费，鼓励他多争口气，边说话眼泪便跟着直往下落。这正是情理之中的事情，好男不当兵，而儿子却“走投无路”，只好跨进这样的学堂，把灵魂卖给洋鬼子。这在守旧的人们看来，是要加倍地奚落和排斥的。

望着娘的眼泪，记住娘的嘱咐，昂首阔步走出旧家族的门槛，离开绍兴，奔赴南京，去寻求别样的人们。

1898年5月7日，鲁迅到了南京，进了江南水师学堂。该校坐落在仪凤门和挹江门之间。鲁迅刚到这里，想到今后可以吃用不愁地念书，自然感到新鲜和兴奋。本月之内，他考取了“试习生”，他立即写信回家，好让母亲和诸弟安心。这一年，中国发生了著名的政治运动戊戌变法。但这一改良运动，很快便遭到失败，维新人物有的被杀害，有的流亡海外。变法运动虽然失败了，但他们所宣扬的维新思想，却给寻求进步的青年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。新思潮的清风吹进了南京，但江南水师学堂却不见一丝波纹。

功课比较简单，一星期中，几乎四天是英文，读的课本是从印度搬过来的。一天读汉文，一天做汉文，读的仍然是孔孟之道，做的依旧是八股文。新鲜感消失了，失望感油然而生，对于腐败的恶习和森严的律令，鲁迅充满着藐视。鲁迅在这里被记了两大过两小过，只差一个小过，就要被开除，他觉得这里“乌烟瘴气”，再也呆不下去了，于是就走开。

离开水师，鲁迅考取了附设在陆军学堂里的矿路学堂。聘请的德国教师没有到校，迟迟不得开学。

利用这个空隙，鲁迅便回绍兴省亲。由于母亲和长辈的劝说，他和二弟参加了会稽的县考。第一次县考，鲁迅便考中了，但是他没有去参加复试，只有经过初试、府试和院试，三榜题名，才算是个合格的秀才。

江南水师学堂，由洋务派官僚张之洞于1895年奏请光绪皇帝批准，开始创办的。在三牌楼附近，坐北朝南，面临妙耳山，与水师相距不远，有小路可通。这个学堂是仿照德制建立起来的，外文教的是德文。课程以开矿为主，铁路为副。鲁迅在这里学习了数学、化学、地质学、矿物学等课程，获得了自然科学的知识，因而感到非常新鲜。鲁迅还手抄了不少课本。陆师比水师办得好一点。校长虽然也叫总办，但比较有维新思想，学校设了阅报处，不但有《时务报》，还有译载外国资产阶级社会学说的《译学汇编》。

鲁迅热心搜求新书报，读了一些西欧的近代科学、哲学和文学方面的译著，开始关心国内的时事政治问题。这几年中，他最喜欢读的是严复译的《天演论》。打开书一看，立即在他眼前展现出一个闻所未闻的新鲜的思想境界，一口气读下去，“物竞”出来了，“天择”也出来了：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、思考着。

在学堂里，鲁迅的年龄最小，理解力却最强，读非常用功。全班得过金质奖章的，只有鲁迅一个他。他是个不爱慕虚荣的人，把奖章卖了，所得的钱用来买书。有时也买来点心请同学们大嚼一顿。

从少年时期至南京读书期间，鲁迅对中国的古代文化有一种特别的看法，凡是历史上被喻为“正宗”、“正统”的东西，他都不看重。他喜欢屈原的作品，也喜欢嵇康、陶渊明、六朝人的文章和唐朝的传奇文，他喜欢读范缜的《神灭论》。

十九岁那年，鲁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。毕业了，出路何在？当时认为，要救国，只有维新，要维新，只有学外国。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，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。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，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。鲁迅希望到外国去，继续寻求新鲜的知识 and 人生的真理。

1902年3月24日，鲁迅随总办俞明震，由两江总督刘坤一派往日本留学。在鲁迅的人生历程上，又翻开了新的一页。

二、学医与从文

1902年4月4日，鲁迅抵达日本横滨，三天之

后，就到了东京，在东京稍等数日，便进入弘文学院。

弘文学院是专门为中国留日学生办的一所预备学校。学校设有不同层次的班级，以普通科学生为主，讲授日语和普通科学知识，为学生升入高等专门学校打基础。鲁迅进的是速成普通科，被编入江南班。

对于这次出国学习的机会，鲁迅十分珍惜。他抓紧分分秒秒，广泛涉猎，而不是仅仅把眼光盯在教科书上。他购置了不少的日文书，既有文学的，也有哲学的，还有历史的。国内曾读过的一些书，如严复等翻译的《天演论》等，他又重新找来全本原著认真仔细的阅读，真正弄通进化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不仅如此，当时维新派和革命派所出版的新书刊，如《革命军》、《新湖南》、《译书汇编》、《清议报》、《新民丛报》等，他也不放过。弘文学院十分推崇孔孟之道，这使鲁迅深感诧异和失望，孔孟之道在中国已遭批判，然而到了日本却还要去学，这和青年鲁迅想到日本寻求新知识以救国的理想便有些格格不如。而且弘文学院是私立的，十分注重经济利益，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，学费涨上去了，教学质量却掉了下来。学生便集体退学以示抗议，这场持续两个多星期的学潮，以学生的胜利而告终。

在弘文学院，鲁迅结识了同样是浙江绍兴有的许寿裳，两人意趣相投，很快便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。在留学生中，怀抱各种目的，有各种思想的人颇多，特别是一些专门为了混文凭的官家子弟，他们不求上进，在会馆里手舞脚踏地学跳舞，在公寓里燉牛肉吃，到上野公园去看樱花，把大好时光抛撒到吃喝玩乐上，鲁迅对他们深厌痛绝。从来不和他们纠合在一起。

留学生到了东京，大都拖着长长的辫子，顶得学生制帽高高耸起，宛如一座富士山。也还有解开辫子，盘得平的，除开帽来，油光可鉴，有时还要将脖子扭几扭，显出与众不同的标致来。更加让人看了恶心。鲁迅不顾清廷派到弘文学院的监督的警告，有一天毅然剪掉了那根象征清朝统治的辫子。他是江南班第一个剪掉辫子的人，以致许寿裳见了夸奖他“壁垒一新！”鲁迅还照了一张剪发的照片，寄赠给老家的亲人，以表达他反抗种族压迫的决心。鲁迅和寿裳一起，利用课余时间去看会，跑书店，赴集会，听演讲。每次从书店回来，钱袋空空，只好说一声“又穷落了”，两人相对苦笑。此外，鲁迅还经常到柔道馆去参加体育活动，以增强体质，好以旺健的体魄去报效祖国。

1904年，鲁迅正式加入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。